四庫全書

史部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二

論治道

天命元年丙辰正月癸酉

上諭貝勒諸臣曰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天降禎祥休和洊至果秉志公誠勵精圖治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為協應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誠而

去其私也蓋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私則庶事咸理而底於有成撫有大國者能以公誠存心建立綱紀教養兼施則天地神祇必交相感應而羣方亦莫不愛戴以之均平邦國臻於帝王之道無難矣且修身與齊家治國其道一也一其心以修身則君德清明一其心以齊家則九族親睦一其心以治國則黎庶乂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此為治之道惟在君心之一而已

丙子

上諭諸貝勒曰君德明則賢臣恱君德暗則賢臣憂故人君智慮未周必博聞廣覽勤於咨詢然後稱睿哲之主焉若賢臣遭逢盛世翊贊皇猷俾朝廷聲教施當時傳後世皆以忠誠之心為之有嘉謀讜議無不盡言其視家國如一體然始可質諸天地而無慚矣蓋忠誠而慈惠則利濟必公忠誠而敏達則庶務就理忠誠而武勇則戡定禍亂克奏膚功忠誠自靖凡事皆可勝任也若

慈惠而無忠誠施與必不公平敏達而無忠誠更張適滋紛擾武勇而無忠誠輕敵寡謀益取敗而致亂才具雖優每以內鮮忠誠動輒獲咎故明君治國務先求忠誠之人而倚任之也

是日

上諭貝勒諸臣曰古者君德克明自九族以至百姓咸享太平雖治安已奏而仍不敢荒寧故懋登上理焉蓋人君勤求至治其道不遠惟在上者誠正宅心則下之狙

詐悉化恭讓持己則下之凌競潛消將風俗醇樸萬邦協和期進至治無難矣

三月丙子

上諭貝勒諸臣曰為人君者私意不萌常存敬畏則其德日進於高明推此心以愛養斯民公普周徧則無論賢愚皆中心愛戴矣至於賢能之人舉而用之俾為貝勒分理庶務貝勒克自黽勉建立嘉猷以法言訓誡於國使黎庶之心交相悅服又能承上德意撫輯多方則向

化而來者惟恐後矣以若人而秉國政豈不頌明哲於當時傳令聞於後世耶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侍臣曰人皆稱仙佛之善然仙佛雖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為也必勤修善行始能與之相合人君奉天理國修明政教克寛克仁舉世享太平之福則一人有道萬國欽寧勝於仙佛多矣人知鬼魅之惡然鬼魅雖惡遇壽算未盡之人不能害也算將盡始被其祟耳若人

君不道致干戈相尋盜賊蜂起黎民有死亡之憂是一人失德禍及萬方其惡甚於鬼魅矣明萬歷帝罔念友邦興兵構怨

皇天震怒疆圉淪喪萬衆被戮斯其害豈啻鬼魅耶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從來國家之敗亡也非財用不足也皆驕縱所致耳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金完顏亮咸貪財好色沉湎於酒晝夜宴樂不修國政遂致身死國亡

近日哈達國萬汗聽事不辨别是非富者雖非亦是貧者雖是亦非公斷不行惟尚貨賄故所創基業及身而敗昔我六貝勒原與國君相等因兄弟交嫉攘奪貨財幾致喪亂烏喇貝勒布占泰朕擒之於陣厚加恩恤縱令歸國乃不思報德恃其才力嗜酒妄行遂被天譴國以滅亡今蒙古貝勒不務政事荒廢於酒父因酒殞子復嗜之兄因酒殞弟復嗜之加以貪財黷貨爭奪無已父子兄弟互為仇讐國亦以亂凡我子孫若效其所為

躭旨酒溺貨利存心邪辟不敬守基業則覆轍不遠可不戒與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齋明其心以事上帝則多受福祉至於貝勒諸臣翼戴其君亦惟存公平誠正之心而已為臣者果能矢志忠良與君一體時時誠勉民庶俾改過遷善易俗移風則民從而君必倚任矣所謂忠良者乃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平時則以忠謀國臨難則以身

殉國也君猶日也與天地一體為臣者果能宣上德意如四時之不忒亦與君合德矣為君者明為臣者良則庶事修舉矣又

諭曰從來為帝王者多矣求其聰明睿知恩溥國人者則少焉譬之麗於天者星辰雖衆而明如日月者無有也

訓諸王

乙卯十一月

上訓諸子衆貝勒曰賢者不尊之顯之則賢者何由而勸

不肖者不誅之黜之則不肖者何由而懲毋嗜利而宜嗜義毋好貨而宜好德蓋為國之道莫貴於德義我自昔行之不怠汝等識之我所以訓汝等者惟此而已

天命六年辛酉四月壬申

上諭諸貝勒曰朕聞之君克承厤良士彚集父多善行賢子誕生良士集則君心豫賢子生則家道昌朕著為訓誡爾等敬識之凡人處世之道以公為貴與其皇皇求利不若求此至公之心朕惟至公存心故由愚而智由

小而大由約而豐蒙

上天眷命俾主一國可見至公之心良足貴也凡賢良之人其才畧所著猶可及也其至公之心乃不可及若斯人者或為帝王或為神聖天必不虛生之也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克勤於國俾其安輯則天錫丕基能永享矣茍或不然天未有不更易者爾等思之爾於民庶之上置以長僕隸之上亦置以長若所置之人不能統馭其下爾等寧不更易之乎故人之公勤者天擇而命之

俾為國君國君擇而命之俾為大臣其義一也今後子孫能公誠存心勤勞治政則必荷天佑天之所佑誰能敗之朕聽國家之事是非臧否準以至公未有溺嗜好徇貨利而妄斷者其行兵出獵一切軍國重務必身親其勞罔敢暇逸朕荷

天眷佑良以此也今後子孫若遇勞苦之事憚為勞苦不加策勵如之何其可哉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從古以來國君與貝勒未有以衣食竭盡而敗亡者惟所行恣縱至於敗亡耳後世子孫於生殺予奪不可不慎凡人陷於罪者務詳鞫焉倘遇勲舊子孫應死者贖應罰者免應懲治者則戒飭而寛釋之至諸貝勒凡有議論諸臣勿隨聲附和當以非為非以是為是直言匡正之葢我國家有此基業締造維艱當征戰之時如山中熊虎互相噬搏而盜賊充斥如豺狼之遍野又有同氣相殘羣爭交鬬朕收服此輩備歷勞瘁

天地鑒我大公之心俾衆國歸附强者服亂者定耳後世
子孫尚其善守之哉又

諭曰凡人雖貴材力勇猛而言詞則以遜讓為尚機智之
人遇敵而後出其計武健之士臨陣而後施其勇不然
雖有智勇何所用之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人當困約之時皆有智慧皆能良善若富
厚逸樂遂變易其心焉朕訓誡之辭後世子孫愚者視

此書為泛常則亦已矣若聰睿者視之必如對祖父而見其心服膺而不敢忘也若果守兹訓誡崇尚公道敬承基業勿至墮廢庶永為國主矣苟不遵訓誡棄公道貴財貨未有不及於亂者凡身危業敗國以喪亡皆由心之弗善也昊天眷佑國政修舉皆由心之克善也蓋强敵可禦而天命難違惟勉持公誠以俟天命可也

七月庚子

上諭諸貝勒曰人能立心公誠則婦親其夫下親其上僕

親其主公誠相感善莫加焉若存心邪辟行事悖亂則婦踈其夫下踈其上僕踈其主中心乖異何利之有哉為下者有怨懟君上之心上雖未及知天已知之為上者宅心汙下天必降之罰而君不能為主矣臣民其共欽哉勿視天鑒甚遠甘暴棄也朕以至公養人無所偏向如我

六祖子孫有德行者不令隱蔽勇敢者重以賚予論事明敏者錫以嘉名朕存心如此後世子孫有才德者不可

高自矜詡聽宗族兄弟共相推舉處富不可忘貧有勇仍須若怯凡於他國毋先出惡言毋先萌惡念蓋惡念易生善行難得語云從惡如崩從善如登可不慎歟

甲子

上諭諸貝勒曰為貝勒者無事之時宜明其識聽訟之時宜平其心心平則事理得識明則法紀彰二者兼備宣力殫忠綏理民庶致國家太平不難矣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國君與貝勒凡於兄弟臣庶視同一體至美衣美食皆無所吝始可稱為國主若但知自奉心溺嗜慾豈得為養育民人主耶爾等各體朕懷公以立心仁以及物親愛篤於家庭恩禮周於臣庶毋但求自便為也

天命十年乙丑四月庚子

上大宴諸貝勒

諭之曰語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吾世

世子孫當孝於親悌於長其在禮法之地勿失孝弟恭敬之儀至於燕閒之時長者與少者居宜藹然相接俾子弟得翕如和樂以共處少敬其長以誠意將之長愛其少亦以誠意出之毋虛假也昔者我國各分居其地今滿洲蒙古漢人共處一城如同室然若遇卑幼過嚴則卑幼無暇豫時矣物雖少亦當宴會懽聚耳朕所訓示者如此汝等勿違朕言

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乙亥

上諭諸貝勒曰天下有何者加於善之上乎又有何者處於惡之下乎爾八和碩貝勒見人有不善一人非之衆亦同聲指責之則不善者自知其非而順受矣茍衆人不言而一人獨非之彼不善者必以爲此一人者何獨厚責於我也其惡我也若責人者言或未當衆人亦當諫之衆諫當即受勿自慚遂巧飾其非而執辯不已焉

訓羣臣

乙卯五月庚戌

上諭侍臣曰治國家者尚寛大秉公誠乃能傳世久遠基業𢑱固若自恃智力肆行侵奪存心不善所行非道必身罹憂辱運祚衰微理有固然斷乎不爽故人存心公正天錫百福存心邪慝天降百殃人之禍福皆由心造心善則所遇必吉將見聲譽日聞於衆身履富厚位致顯榮心不善則所遇必凶將譴責必加身既困阨家亦衰落矣夫泥塗之汚尚可洗濯若存心邪慝獲罪於天或遘惡疾以死或觸刑戮以死甚有巳死而未盡厥辜

者由此觀之無論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茍或不然徒恃其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豈能永享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視為一體之謂也能如是必先見知於朋友朋友共稱其善因上聞於大臣大臣上聞於貝勒貝勒上聞於國君上下皆稱其善其令聞且上達於天天亦佑之錫之福子孫悠久世享之矣如是則無往不善安有凶咎哉蓋無事之國不可喜事興師若喜事興師必有天譴夫蒙天譴而基業傾覆者亦嘗曰

覩耳聞矣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天必佑矣總之人以公正存心生既獲福死亦流芳人以邪慝存心生惟顯禍死有餘孽往往而然若悉舉其事恐未能盡識故畧舉大凡著為訓誡汝等敬識之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侍臣曰嘗聞自古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未有立志公誠而或失居心邪慝而反得者故自上至下有立志公

誠者謂之積善善既積有不致福者乎居心邪慝而横行暴虐者謂之積惡惡既積有不受禍者乎凡滿洲蒙古漢人若去邪慝存公誠斯可受福遠禍已自朝廷百官以及萬民雖貴賤不同然禍非外來皆由自致何也天命之為君不能修大業行善事以順天意而合人心乃溺志卑下即於慆淫天必譴之基業廢墜矣君命之為臣不能殫忠勤恪恭厥職而邪辟存心怠忽從事君必罪之身亦不保矣至庶民行一不善之事則刑戮隨

之所謂凡人之禍皆由自致者此也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聰明才智之人又能忠誠則居是國也如日月昭回衆皆仰焉若居心不善雖衆何益猶繁星然無光耀耳凡宅心公忠自求多福者雖孑然孤立亦能超羣蓋人有令德其名必彰不獨本國重之即他國亦愛慕焉縱有不善之人能改過不吝則賢者亦莫不稱許之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雖履艱危而心不移金之良者雖經煆煉而色不變良金與善人無異也善人宅志公忠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誠有利也若存不善之念者以非分獲利可云利乎雖處事偶合亦幸耳儻善人已定之謀使不善者與聞一言僨事譬之終歲勤動樹藝黍稷壞於一朝之冰雹也詎不惜哉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果優於智慧雖無力亦有力矣縱有勍敵焉能勝之夫優於智慧之人預大謀決大事能言衆人所不能言及聞賢哲之言即能會悟如是則羣賢莫不稱許之使若人者遭逢令主將庶事修舉進於至治無難矣

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人之無德者能效法有德則惡念何由而生若匪僻是尚恣意為之則善行何由致乎愚闇之人不

悟賢哲告誡反惡其責己雖有善言罔知聽受尚可以為人耶

甲寅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知有過雖小必改不善者雖告之以過不改也故善人偶有過誤必猛省而自修焉將善心因之增益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能常懷遠慮容受直言以公忠之心勤劬

效力以事其上則卑者可尊疎者可密而令名克著如風聲然四方皆聞之矣夫人誰不樂善既聞之有不傾心者乎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雖樸魯而立志公忠則上之人當倚重之公忠之人遇人有過必盡言規諫若儇巧之徒雖問之亦不告也至於愚人遇才藝者不知加惠無益之人反加惠焉彼無良者受人之惠曾不知報猶播種於磽确

之地必不能多所穫矣

天命十一年丙寅三月丙午

上諭羣臣曰朕所籌慮處甚多也或朕心倦勤怠於治道歟或國事安危民情甘苦未能體察歟功勲忠直之人或倒置歟吾之諸子果效朕所為盡心國事否歟臣工果勤於政事否歟朕所籌慮者此也至於敵國情形又所深念當此晝夜計晝時有可與言可與謀及勇於行陣者欲進斯進可也可與言者告以朕意俾伊亦抒所

見以對其勇者聞朕言俾從而識之蓋論出恒常每及
道要語由粗畧可喻精微也或有其人既不能言又臨
敵無勇徒仰視朕面坐聽朕言殊增鬱悶耳彼之才彼
之行朕皆知之欲面斥恐其難堪故不言也諺云一人
善射十拙者隨之彼安享賢人創治之基坐分勇者俘
獲之物何不如莠之借蔭於苗自遂其生乎數至朕前
何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欽定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二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祖高皇帝聖訓卷三四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棟

謄錄監生臣王世瑞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三

經國

乙卯六月葉赫將

上所聘女許適蒙古衆貝勒大臣聞之請發兵往征

上諭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未可也蓋此女之生釁所由啟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喇三

國皆因此女興兵搆怨相繼滅亡是此女召釁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與蒙古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啟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得此女徒致不祥即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諸貝勒大臣仍欲興師堅請

上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當諫止吾早已洞徹事機釋然於中置諸度外以息兵勸汝汝等何反堅請不已耶吾無憾汝何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

眾也遂令將調集馬匹撤還尋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諸貝勒大臣又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二十年因明衛助葉赫葉赫恃其勢遂與蒙古今往征明國宜也

上又不允曰明以兵越境而衛葉赫天鑒不遠我姑俟之葢葉赫與我自為滿洲之國明既稱為君臨各國即為天下共主自應辨別是非審量而後助之乃恃勢橫行抗天意反以兵衛天譴之葉赫試聽彼助之汝等又何

急焉使我今日仗義伐明
天必祐我
天祐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畜產何以養之若養其人民畜產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為先務耳
天命四年己未四月丙辰
上諭諸臣曰今戰馬羸瘠須牧以青草俾之壯宜於近邊之界屯田築城界凡設兵守禦以衛農人於是

上西行示築城基址擇曠土以牧馬焉

天命六年辛酉三月癸亥

上集貝勒諸臣議曰

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貝

勒諸臣俱以還國對

上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城敵且復

至據而固守週遭百姓必將逃匿山谷不復為我有矣

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

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害之區天既與我即宜居
之貝勒諸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迎后妃諸皇子
天命七年壬戌三月己亥
上集貝勒大臣議曰我國家承
天眷佑遂有遼東之地但今遼陽城大年久傾圮東南有
朝鮮北有蒙古二國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貽内顧
憂必更築堅城分兵守禦庶得固我根本乘時征討也
貝勒大臣諫曰舍見居之城郭室廬更為創建毋

乃勞民耶

上曰今既與明搆兵豈能即圖安逸汝等所惜者一時小勞苦耳朕所慮者大也茍惜一時之勞何以成將來遠大之業耶朕欲令降附之民築城而廬舍各自營建如此雖暫勞亦永逸已貝勒大臣皆曰善遂築城於遼陽城東五里太子河邊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

天命十年乙丑三月己酉

上欲遷都瀋陽貝勒諸臣以歲荒食匱諫阻

上不許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於渾河蘇克蘇滸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治宮室為薪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獸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籌此熟矣汝等寧不計及耶

任大臣

天命八年癸亥正月戊戌

上諭諸臣曰朕於八和碩貝勒設大臣八人副之者欲察

其心也誰則以已之事人之事視為一體而公以持論誰則於已之事非是不自引咎而變色拒諫爾八大臣公察之知其非即直言責之不受以聞朕設爾等之意此其一至於國事之何以成何以敗當深為經畫有輔弼帝業者則稱其堪任而舉之有才不勝任者則指其無能而劾之此其二總兵以下及諸武臣凡行軍之事宜謀其何以得何以失若野戰須何器具若攻城須何器具凡應用者修治之能將兵者則稱其能不能將兵

者則指其不能以聞於朕此其三若不肖者不降不革則惡無以懲賢者不舉不用則善無以勸爾等果能經理國事各得其宜則朕所生子孫之多所設臣僚之衆皆有益於國朕之心自泰然而愉快矣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壬辰

上諭諸臣曰大臣身秉國政當於國政之何以得何以失悉心籌畫始克副倚任焉今庶事各有專司誰則肩荷乃職殫力治理誰則怠忽存心罔修職業若此者宜稽

察之爾等執政大臣誠自矢公忠毋畏難毋懈惰詳為稽察則所屬各員皆則而傚之不待誡諭各勤乃事矣若爾等心懷邪僻躭逸樂畏難而懈惰焉則屬員效尤悠悠忽忽雖誡諭若罔聞矣爾等知有公忠之人雖仇勿隱蔽焉當直指其善知有姦慝之人雖親勿愛護焉當直陳其惡蓋公忠之人當國家締造時身歷艱險創立功名輔成大業固當身履榮顯澤及子孫姦慝之人當經營國事之日借端委謝避害全軀建國運昇平反

欲先蒙其利此宜預設防維毋使遂其巧詐夫國豈常憂患必有安樂之時惟能憂其憂者乃能樂其樂也

用人

乙卯十一月

上諭羣臣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思心之所貴誠莫過於正大也卿等薦人勿曰吾何為舍親而舉疎也當不論家世擇其心術正大者薦之不拘門第視其才德優長者舉之凡為政即一才一藝之士猶為難得若有其

人堪輔弼大業者急宜顯陟之耳

是日

上又諭羣臣曰君天所立也臣君所任也爾諸臣敬念乃職凡有賢才可任國政者知之勿隱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多量能授職倘治國治兵經理乏才何以濟事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軍才優經濟者宜令理國博通典故者宜諳得失嫻習儀文者宜襄典禮若茲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位

是日

上又諭曰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即有所不知有所能即有所不能故臨陣勇敢者平時未必見長而平時練習庶事者戰陣又未必奏功也自後用人務各隨其材焉

天命元年丙辰五月庚午

上諭侍臣曰用人之道隨才器使有善於征戰者即宜用以征戰不可私事驅使若機密之地必擇謹慎端方者

處之辭命之任必擇言論敏達者委之凡有任使俱因人酌用可耳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有德不舉賢者不居其國譬之棄美珠而取頑石鬻珠者不至也與匪人居必急遠之乃安其行不踐言者亦勿與交欲立大功當勤求良友而交之有純善之心純善之言二者兼之則諸事易成而衆心協矣

是日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用人治國宜擇賢而有識者任之若既膺此任不逮其初非真能公忠人也臣之良者入而對君陳嘉謨焉出而治事公聽斷焉居則職業思盡動則措置有方奉使於外又能申明約束焉凡有委任克公克謹無所悖違若敷對上前則直陳所見至衡量人物賢則賢否則否無所徇飾苟有利於君國身家非所愛也勤勞非所恤也如是則上下協和庶事修舉而君亦嘉賴之矣

求直言

癸丑正月

上諭衆貝勒大臣曰爲國之道存心貴乎公謀事貴乎誠立法布令則貴乎嚴若心不能公棄良謀慢法令之人乃國之蠹也治道其何賴焉凡吾所言安能盡當如未當汝等勿面從予一人智慮有限豈諸貝勒大臣衆論皆無足取乎汝等各有所見其盡言毋諱

天命元年丙辰正月丙子

上諭諸貝勒曰凡貝勒以忠誠事君奏對之間無有大於盡言規諫者貝勒既盡言規諫人君能聽而受之斯善矣夫事方興而即諫者上也事已定而後諫者下也至於知而不諫非忠直之人也進諫者凡應奏之言有聞即以入告則治道有不裨益者乎

興文治

己亥二月

上欲以蒙古字製為國語頒行巴克什額爾德尼扎爾固

齊噶蓋以未能更製辭

上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為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製字為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為易耶額爾德尼噶蓋對曰以我國語製字最善但更製之法臣等未明故難耳

上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

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爾等試書之何為不可於是
上心獨斷將蒙古字製為國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
傳布自此始
崇教化
天命四年己未六月丙辰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以教化為本移風易俗實為要務
誠亂者輯之强者馴之相觀而善姦慝何自而逞故殘
暴者當使之淳厚强梁者當使之和順乃可幾仁讓之

風焉舍此不務何以克臻上理耶

天命五年庚申正月庚辰

上諭貝勒諸臣曰國家建立制度經理得宜則民皆效順競趨於善行而莫之禦撫有大國者茍能覃敷德政廣諭善言遠邦之人自遡聽風聲爭先歸附矣人君既以治國之務委任貝勒貝勒亦當宣布德意助興教化以仰副君上之信任也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寅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於人無所不愛不善之人雖有功於己者亦皆虐使之愚者以倖得貨財為樂賢智之流必推與及於衆人乃為樂也故有德之人乃能好德無德者焉知好德乎譬之於蜂乃知愛花若蟣蠓之類雖有芬芳不知愛矣與善人相接偶當傾蓋亦受其益若與不善人相比暱則愈久而愈受其損矣

甲子

上諭侍臣曰人之無良者雖勤加教誡欲其同歸於善終

不可得猶以水濯炭終不能使之白也蓋彼之存心既不能善而於善人懿行又不肯從惟求有利於己耳似此甘自暴棄之人誰復與之為友耶

天命八年癸亥二月乙丑

上諭侍臣曰人君之心能貞固不二感召天和風雨時黍穀登民安物阜則永保天位世世祚綿長凡為民者能持敬謹之心罔干國典急公奉上孝悌力田則獲福而家道昌矣

六月甲戌

上諭蒙古歸附諸貝勒曰凡汝等居我國結婚姻立家業娶我諸女者勿以諸女為畏也朕因汝等逺來附我憐恤汝等妻以女俾各遂室家之樂豈令汝受制於女乎朕嘗聞蒙古察哈爾喀爾喀諸貝勒以女妻侍從中賢者及大臣每陵其夫擾其國若諸女中有如彼之人陵其夫俾生嗟怨汝等勿輒以暴横相加必告於朕罪至死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更以他女妻焉倘諸女不賢

不奏聞咎在汝等奏聞而不加懲治咎在於朕凡有所
艱苦毋諱各以其情直告可也

勤修省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子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人有告以善言反生畏憚不願聽聞
乃甘於自棄者也其敗必速若勉受善言而謹識之是
勇於從善不欲自處以庸流也將由賤而貴由卑而尊
為益亦無窮已故人主凡遇災變當益加修省毋為飾

辭蓋上天眷佑垂象示儆若人主徒飾虛文罔修實政非所以善體天心也茲國家無事之時更宜登進賢良勤求治道弘敷善政愛養人民及時修德行仁而後可以創業垂統若溺於晏安習於卑細其何以承天休命垂裕後昆耶凡我子孫臣庶尚其懋勉哉

節儉

乙卯十一月

上出獵時雪初霽恐草木之上浮雪霑濡乃襯其衣侍衛

卜揚古及雅喀木從見而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惜此衣耶

上聞之笑曰吾豈為無衣而惜之但徒被霑濡無益且與其使此衣霑濡於雪何如留此鮮潔者賜汝等吾躬行節儉微物必惜正欲俾汝等效法耳

慎刑

天命二年丁巳九月癸亥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君與貝勒於有罪之人雖縛執當急

而誅戮不宜遽加必審思詳議而緩結焉蓋生殺之際不可不慎必平心和氣詳審所犯始末方能得情倘聽斷之官爭執事理而一人先怒不可因彼之怒而亦怒之若以先怒者為非效彼而怒者亦豈為是耶有能不與同怒而容受之則能容受者固已獨善矣倘先怒者自知其非轉而引咎則亦同歸於善矣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凡過應死應笞應罰之罪必追論其功如係

勤勞有功之人則當死者贖當罰者免當笞者戒飭而釋之人之功罪宜令相準亦有功雖多而小功雖少而大者更不可不辨其由武功授職者必行閒獲罪乃革其官或他事獲罪勿議革俾自贖其不由武功以他途授職者有罪則視其輕重或議降或議革焉

恤下

天命六年辛酉閏二月癸未築撒爾湖城工竣

上念築城夫役良苦令犒以牛羣臣奏曰與其取諸公家

何若征明以所獲牛畜給之

上御殿集貝勒諸臣曰朕以人君無野處之理故築城以居夫君賢而後有國國治而後有君貝勒良而後有民民安而後有貝勒故天作之君恩養其下而下敬其上禮也至於諸貝勒宜愛其民民宜尊其貝勒即一家之中為主者宜恤其僕為僕者宜敬其主如其僕以力耕所穫供其主而不敢私其主積有財物亦贍其僕而無所吝如此則上下相親天心悅人情和無往不善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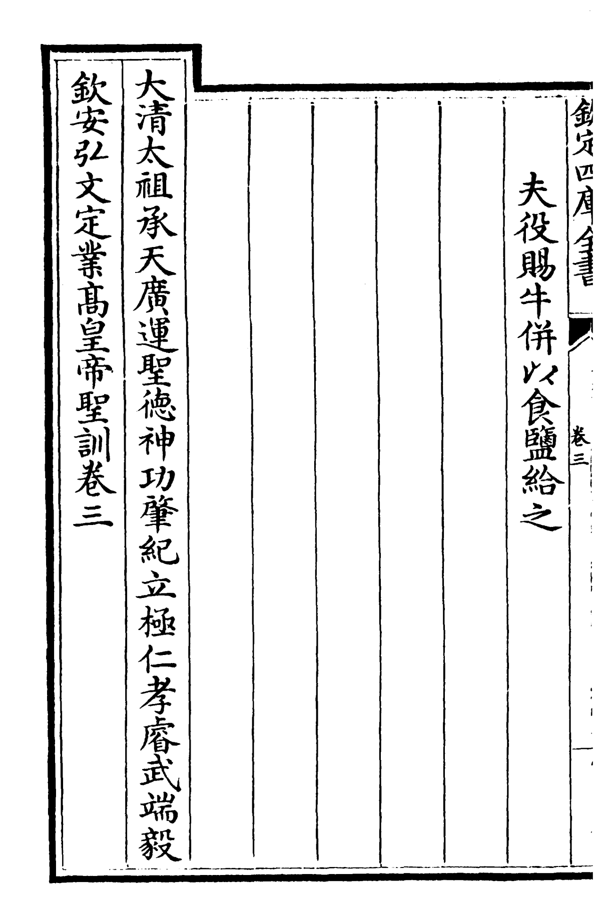
築城所用木石豈出於築城之地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長路轉運既已疲矣況又版築興作其勞益甚今爾等吝惜己財乃為此言不知征明原以伸大義奉天而行若為築城犒夫之故而畧取其牛甚不可也言方竟

適有梅勒額真副將博爾晉後至

上問曰汝適安在徒步來耶何喘息不寧也博爾晉對曰

自築城所來

上曰爾輕身行憊如是彼輓運興築之夫寧不勞乎遂計



夫役賜牛併以食鹽給之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三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四

輯人心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乙酉科爾沁奥巴台吉聞蒙古察哈爾林丹汗欲興兵侵之以書乞援

上報奥巴書曰爾借兵多多與爾若少少與爾勿過憂也

然兵不在多寡在天而已凡此各國皆天所命以衆暴

寡天豈容之但堅爾城郭據城堵禦察哈爾不能拔必退否則或敗而走國且危即不敗知爾國不可得亦不復侵爾可安處無虞矣昔察哈爾土門札薩克圖汗侵輝發國時輝發兵五百帶甲僅五十人與戰察哈爾不勝而回遂不復侵此非明驗耶至兩軍野戰譬如投骨之戲或俯或仰勝負難必兵寡而欲出城野戰者其人必怯便於自走耳慎勿從必據城以待伺其力攻不克而退然後乘機出戰以制勝者始為大勇耳汝若欲與

之盟好以幸無事則汝科爾沁貝勒等先曾與察哈爾土門札薩克圖稱和好矣其至於今察哈爾喀爾喀棄絕盟誓數侵掠汝豈汝等曾有罪耶今雖再欲與和以幸無事彼既蓄意侵害矣汝等即無罪彼遂已乎明朝鮮烏喇輝發葉赫哈達暨我滿洲國若無城郭蒙古豈令我等安居哉惟恃有城郭故耳尋林丹汗來侵奥巴

台吉

上命三貝勒四貝勒等率兵救之林丹汗聞我國兵至解

圍遁去

天命十一年丙寅五月丁巳聞蒙古科爾沁部落奧巴台吉等來朝

上出城迎十里許御帳殿奧巴率賀爾禾代台吉拜思噶爾台吉朝見畢奧巴等獻紫貂皮貂裘駝馬因曰我等所有之物悉被察哈爾喀爾喀掠去無堪獻者

上曰彼二部落原因貪得而來掠汝不待言也今爾我無

慕得會足矣張筵宴勞畢各賜鞍馬冠服諸珍異之物

奥巴喜曰今

皇帝所賚明日仍取還否吾喜甚未信殊以為異

上曰此微物耳何足論此後凡以物與汝者或係隨意持贈其物未必甚佳汝若見諸貝勒中衣服器具之佳者請之當不爾靳也遂偕奥巴等入瀋陽城恩禮甚厚尋以弟達爾漢巴圖魯貝勒舒爾哈齊之子圖倫台吉女妻之至六月戊寅

上宴科爾沁台吉奧巴賜號曰汗
上曰為惡而蒙天譴國乃敗亡為善而蒙天祐國乃昌熾
總之主宰在天也察哈爾汗起兵侵奧巴台吉天祐奧
巴獲免於難來歸附我朕仰承天意賜以名號當察哈
爾兵至時其兄弟屬下人皆遁去獨奧巴台吉奮
力拒戰故號為土謝圖汗兄土梅號代達爾漢弟
布塔齊號扎薩克圖杜稜賀爾禾代號青卓禮克
圖復賜鎧甲及四時衣各種銀器雕鞍蟒幣布帛

等物有加

通下情

天命五年庚申六月庚戌

上曰凡有下情欲訴者恐不得上聞可樹二木於門外其有欲訴之言書而懸之於木俾朕覽其辭晰其顛末而按問焉由是事無鉅細悉得上達

睿照所及民無隱情

明法令

天命元年丙辰七月己巳

上諭議政大臣五人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毋得訴於諸臣之家其有私訴者曾付以鞭索俾執而責之前以大臣額亦都巴圖魯有私訴於家者不執送已治以罪玆更加申諭傳於國中凡貝勒諸臣有罪當束身靜聽任公斷有執拗不服者加以重罪其束身靜聽者如例審斷凡事俱五日一聽斷於公所其私訴於家者即當執送有不

執送而私行聽斷者亦如額亦都治罪

天命四年己未二月乙卯

上諭羣臣曰今有人懸書於門自稱其才可統馭千萬人第不用耳夫果有統馭千萬人之才衆豈不知之亦豈不舉之又有人焉才既不能馭衆惟驕語於人曰予曽臨敵受傷夫受傷之人已按傷加賞更復何言如伊拉喀者統馭無能反以不加優擢妄生怨望故置之死羅木布特爾孫雖長於戰鬬而沉湎於酒無馭衆才不過

匹夫之勇耳何堪信任又如張球武大海者屢經戰陣未立寸功反云試我後效彼謂後此効力誰其不効力者將誰欺耶以此誅張球而武大海以新附之人姑宥之嗣後總兵以下諸將佐有不能奮勇當前反生怨怒者即行奏聞茲承

天祐肇造丕基有仍蹈前轍者必致亂我國家殺無赦

天命七年壬戌二月壬午蒙古兀魯特部落明安等凡十七貝勒及喀爾喀各部落台吉率軍民來

附

上御殿宴勞之

諭曰我國習俗所尚守忠信奉法度賢而善者舉之不遺悖且亂者治之不貸以致盜竊潛消暴亂不作拾遺於道必還其主習俗如此所以獲

天眷爾蒙古人所持者念珠所稱者佛號而不息盜竊之風遂遭天譴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於國今爾等既歸我賢而善者嘉其賢而優禮之即不能之人亦因

其歸順而善遇焉今而後慎勿萌盜竊暴亂之心倘舊惡不悛國法不汝貸也

天命八年癸亥六月丁亥

上諭曰總兵以下備禦以上世爵之臣果各敬守乃職夙夜殫心以奉國家朕視之如子誠有益矣若晏安自便存心怠慢玩忽天紀朕視之如子竟何益哉爾等共襄大業宜殫力焉我國之中漢人蒙古并他族類雜處於此其或逃或叛或為盜賊為姦宄者其嚴察之衆果嚴

察則羣小不敢為亂國有不治者乎國治則朕心安豢養汝等誠有濟矣若羣心怠慢察之不嚴姦人伺間而起國之亂也由此國亂朕心不安將豢養汝等何益哉從來惟開創為難耳今任以所創基業而汝等不加敬慎更有何者報朕養育恩耶

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乙亥

上諭貝勒諸臣曰朕心公而法嚴有功者必賞雖仇不念有罪者必懲雖親罔恤以是為是以非為非故蒙

天眷祐遼東之地盡畀於我明主棄前盟開邊釁遂致天
譴喪師失地今爾貝勒諸臣倘不以公勤為心國之忠
邪莫辨盜賊罔察使典章淆亂法紀廢弛則
上天賜朕之福祚自爾等虧損之矣朕豈肯徇爾等所為
而易其欽若
昊天之初心耶朕仰承
天意悉秉至公爾等所行匪僻其咎自歸爾等推爾等之
意以為國人衆多稽察難徧不知一國之衆以八旗而

分隸之則為數少矣每旗下以五甲喇而分隸之則又少矣每甲喇下以五牛彔而更分隸之則又少矣今自牛彔額真以至什長遞相稽察各於所屬之人自膳夫牧卒以及僕隸靡不詳加曉諭有惡必懲則盜竊姦宄何自而生哉夫惟己不正乃不能察人耳己既正矣復何所畏忌而不稽察以舉發之乎或屯戍更番之兵及離隊伍獨行之兵有刦掠漢人竊其畜產奪其薪木掠取其衣服者何不各據所見聞即為舉發今滿漢既為

一家若以漢人為新附恣行劫掠是殘害我降附之國人也似此蠹國之人可不稽察之乎且爾貝勒諸臣及滿漢各官嘗有誓言惟君所賜予及所應得者則受之至民間財物雖分金尺帛必不妄取令八旗中孰賢孰否各牛录下孰賢孰否其詳察之若互相隱蔽不舉被人訐發固山額真牛录額真俱罪

鑒古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諸貝勒曰上天覆育萬物公而無私非者非不以國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國小而棄之嘗觀歷代帝王其初每苦心志勞筋骨備歷艱難而後得成大業虞舜躬耕歷山克盡孝行遂聲聞於天而登帝位漢髙祖一泗上亭長耳奮力行閒躬定禍亂遂有天下金太祖服事遼主幾被誅卒能奮志修身收服屬國滅遼稱帝明太祖蚤喪父母棲身佛寺歷盡艱危卒成帝業此皆天眷有德不以微賤而棄之也周宣王時有童謡曰檿弧箕

服寶亡周國及幽王寵溺褒姒㳟亂國政西周以亡秦始皇雄據西陲吞并海内築長城防禦邊界信方士訪求神仙自謂一世二世以至萬世傳之無窮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宗招納叛臣搆兵啓釁為金所敗父子被執身死於外金主完顔亮違悖天常荒淫不道獲罪於天卒被篡弑元順帝不畏天威不治國政踈斥賢能信任姦慝致盜賊蠭起國祚遂亡此皆天厭凶德不以國之大而且强以庇之也今明之君臣自恃强大戕

視

上帝任意生殺妄啓釁端助葉赫侵我疆圉燬我廬舍奪我禾稼肆虐無已朕用昭告

皇天興師征之猶不悔悟其非自謂以强制弱所向無敵不知是非自有天鑒固不在衆寡大小也觀古今典籍國雖大而歷數將終則君臣肓闇紀綱倒置至於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祥洊集民物蕃盛寖以昌熾總之皆由天也今明災異疊見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

致天之罰矣縱國大兵强豈足恃乎夫人能引咎修德者上也文過飾非者下也後世子孫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鑒前代之所以失遷善改過上合天心則可以永享鴻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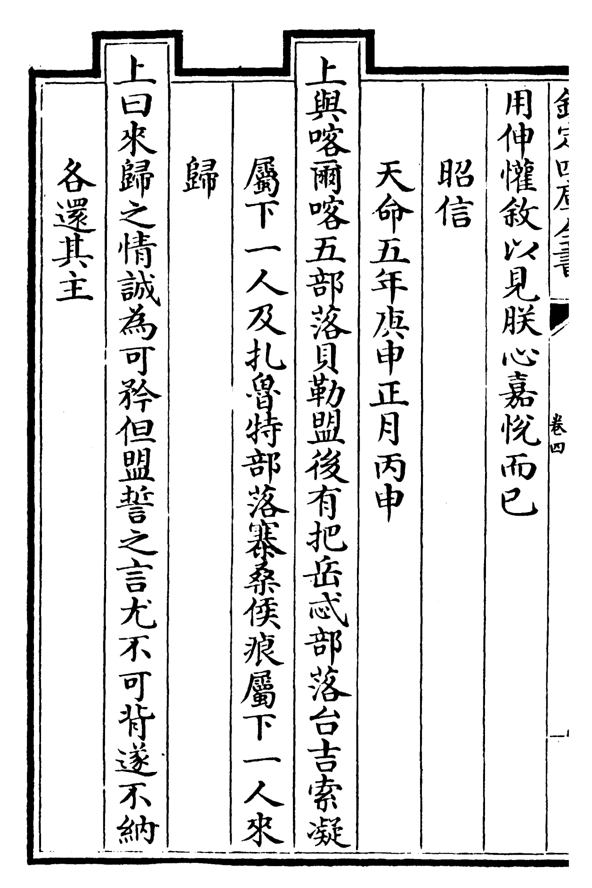
賞功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壬寅

上以克取遼東

御殿召集羣臣大陳筵宴

上親舉金卮徧賜以酒又各賜衣一襲衆臣欣承寵賚皆
叩首謝
上諭之曰明之國最大也尚以為不足而欲并人之國故
喪其師明之土最廣也尚以為不足而欲奪人之土故
喪其地此皆
天厭明而祐我也賴爾諸臣攻戰之力仰承
天眷故朕及爾等得至此地酒一卮衣一襲為物幾何豈
足酬勞哉但念爾諸臣宣力疆場勤勞王事茲集殿廷



用仲懽敘以見朕心嘉悅而已

昭信

天命五年庚申正月丙申

上與喀爾喀五部落貝勒盟後有把岳忒部落台吉索凝屬下一人及扎魯特部落寨桑偰痕屬下一人來歸

上曰來歸之情誠為可矜但盟誓之言尤不可背遂不納各還其主

誡逸樂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子

上諭侍臣曰愚闇之夫躭於逸樂不致力修德凡言之有益無益皆不能辨惮於聽受即聞善言亦不默識深思惟圖晏安自便此豈人類也耶愚者羣聚縱為嬉遊耽於宴飲習於詎浪至賢哲當前則引故而却避之若委以正務則諉謝而不任焉此亦非人類也出獵行兵之事漠不經心而甲胄弓矢不加修治所修治者宴會時

服飾而已此等之人與無足比數之婦人等耳所謂愚闇性成人所擯棄當為切戒至為婦人者不治其家不順其夫而干預外事亦失其為婦之道矣有家者並宜戒警也

謹嗜好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人溺於匪僻不自省改猶大厦將傾而坐其中懸崖欲崩而立其下也爾貝勒諸臣若驕恣

不遜則自喪其德過失不改則自辱其身陵侍從厓僕隷則祿不保不善如此必無告以善言者即已有一言之善人且不聽欲求賢哲之助何可得耶縱令得之亦必不能受其善言而敬識不忘如此則禍患必叢集其身矣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寅

上諭侍臣曰凡人於才智有德之人不就而效法者以薫染於積習深耳否則秉彜之好人所同具何憚而不效

法耶貨財已充而不衣不衣不食必陷溺而成癖矣不然不衣不食何為哉夫人福澤既盡則不善之心生家道將衰則不肖之子出君子福積於躬隨所居而吉隨所遇而善惟其積福遂以召祥若不勤於所事憚勞苦是自棄其治生之道也譬之沃壤不勤耕治嘉穀豈坐穫耶賢哲之人雖遇小事必從容籌度以底於成凡事能好謀而成則衆皆悅服若放逸此心惟物是嗜則必取憎於人矣既具賢哲之性又常存敬畏斯惡念無從而生

尚惡念偶萌宜急遏之待其形著於外衆皆知之悔亦無及矣至於取友者既知其惡而復與之友亦必非善人也

是日

上諭侍臣曰書云心逸日休心勞日拙此言良是凡人於貨財誰不愛之愛之而獲長享者誰耶人之遭逢或吉或凶皆由前定何不安於義命而勞心以妄求耶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癸巳

上因諸臣及國人中有嗜酒者誡之曰爾等曾聞古來飲酒之人於飲酒之中得何物習何藝有所裨益者乎飲酒之人或與人鬬爭以刃傷人而抵罪者或墜馬傷手足折項死者或為鬼魅所魘死者或縱飲無節死者或顛仆道路遺失衣冠者或失懽於父母兄弟者或因使酒毀敗器具消落家業流於汙下者朕屢聞之矣况此酒饑者飲之弗飽也何不陳設餺飥炊黍而食之同為黍所造耳為酒則能傷人若餺飥若炊黍則能致飽焉

乃不食可飽之物而嗜此傷生者何爲也愚者飲之喪身賢者飲之敗德且獲罪於君以及貝勒大臣被譴罹刑皆由於此即一家之中夫飲酒取憎於婦婦飲酒見惡於夫下及僮僕亦不能堪而去之矣飲酒亦何益哉昔賢云藥之毒者雖苦口能却病焉酒之旨者雖適口能召疾焉讒諂之言雖悅耳違於義焉忠諫之言雖逆耳協於理焉則酒固宜切戒也遂書之以頒於國中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

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四